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野棠軒文集

與良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文詩詞史亭識小錄  
撫言獻酬集游戲集

野棠軒全集

吳興吳永書



本	北	奭	歲	荒	屠
斟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wt30/04

全集之一

野棠軒文集

吳興吳永書端



本	北	奭	歲	荒	屠
斟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序



聞之詩人窮而後立窮則無

事也無事而為詩為之多

則工矣於文何獨不然

召南先生吉林舊族少年

為吏宦游三十年手治官  
書不假記室其在徐淮有大  
議論大是非多削稿侃  
而爭不為威屈歲一匡悞志  
付劫灰獨爭葦蕩營一事

一爭於省會再爭於部議  
累教千言卒得不廢准之  
人至今謳思焉辛亥退居聘  
入史館時有建議或申或絀  
退而筆之於書以待論定於



性古之事發其獨得言人之  
所難言館中唱和詩詞君在  
僥與之列詩多酬酢之作有  
時微露其卓犖詞則原本  
家學矜慎下筆竅心折於片

玉玉田六間流入辛蘊余嘗  
笑君受命在豐與畚之間  
涉世在通与塞之際生世不  
幸負之無可言者獨其文字  
之興至老猶豪君曰吾豪也

歟哉吾有事假文以昭其義  
吾無事用文以行其鬱是  
以  
月計之而積稿又逾尺也同人  
德惠付梓已既成君問曰吾  
文猶有不足者乎余曰有之

古之文疏君之文密古之文  
簡君之文繁古之文含蓄以  
索解君之文深刻而無餘古  
之文浮泛以微中君之文刻  
畫以求似君進矣不欲多上

人而返求諸不足其猶行古  
之道歟吳興吳永并書



野棠軒文集總目

卷一

春秋卽史論

修史有筆無削辨

讀孟子

讀孟子二

諸葛瞻傳書後

王白田集書後

卷二

伯羲先生傳

易實甫傳

誥封資政大夫江西贛南道趙公墓誌銘

海寧王忠愍公墓表

王其昌傳

朱鑑堂義墓記

銅官感舊圖記

後記

不學無術釋義

卷三

趙氏四代殿試策記

清史館館長前東三省總督盛京將軍趙公年八十四歲行狀

遂園記

送日人川島風外歸國序

肅親王遺摺代

兵志馬政序

卷四

馮子哲先生全集序

邵太史五十壽序

吳漁川六十壽序

夏閏庵太史七十壽序

莊得之六十壽序 第二稿

致沈期仲函



與夏閨庵論詞書

答夏閨庵書

再覆夏閨庵書

氏婁說

卷五

冒節母傳

馮母俞太夫大誅辭

代沈期仲擬亡室陳夫人墓誌

代駱女士祭林畏廬文

答或問

跋詞辯

丙申謁淮陰侯祠詩跋

記莫愁湖樓題聯

記先泐縣公詩聯

七十日志而傳說示序兒

書侮

目責髯翁文

鈕節母傳



野棠軒文集卷一

吉林爽 良

春秋卽史論

春秋經也卽史也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春秋者魯史之本名也非孔子名之也蓋是時國各有史或曰史或曰乘或曰檮杌或曰春秋惟魯之春秋聖人修之而益著其別爲經者後人尊之也猶是史也是以後之修史者莫不奉爲憲章遞相祖述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莫不附於春秋惟荀勗分四部史入丙部阮孝逸七錄經與史始分之耳非區春秋與史而二之也是以唐藝文志蕭穎士之言曰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乃依春秋義類爲史傳百卷至宋人討論史策益復發明經旨模以典型歐

陽氏因之以修五代史是以春秋者史之祖也唯詩亦然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上溯於風詩下通於詩人之詩昌黎云詩經聖人乎議論安敢到溯其源也楊升庵箴切杜陵詩傷而辭直也歷舉三百篇以規之謂詩經也與詩人之詩二也可乎唯禮亦然辨等威明上下一心志禮之教也議禮如聚訟莫不本於三禮歷代朝章國典罔不根於禮罔不攷索於禮其間有不同者猶必存其微意蓋禮也者人道之所從出也而曰禮經也後代之禮不可引也可乎唯春秋亦然春秋明世道正人心大法大戒嚴乎褒貶寓乎筆削其於綱常名教禮節賞罰之間尤慎之益慎後之爲史者罔敢不遵其不遵者由於二之也昔人云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諸史作而亂臣賊子喜蓋義理之不精而筆削之不當也其於春秋之

旨失之遠矣離而二之曷其可哉

修史有筆無削辨

春秋大法筆則筆削則削館中博議史例或曰修史不與春秋同當有筆而無削余初怖其言退而思之史不能無削也史記於夏不載羿浞之事於周不載商容之事於管晏傳不載霸君顯君之事於賈誼傳不悉載痛哭流涕之疏於越世家不盡採越絕書於昆崙不取禹本紀其言曰荒遠難稽縉紳難言之擇其言尤雅者則其所刊落者多矣此太史公之削也漢書不載宣帝君卿悖進之詔不錄王嬙嫁呼韓之事此班氏之削也范書多採風俗通義而於東觀記遺落甚多陳志不及裴松之之註昔人以爲皆所棄而不取也此則三史之削也晉書至爲繁蕪一篇之中褒貶互見

一人之傳廉汙迭陳由於迫急刊行而無勘正此正無削之失也  
通鑑錄取唐一代之事最多而新舊書往往不載則劉氏宋氏之  
削也歐陽氏五代史名以春秋爲法而乃韓通無傳淮南張大將  
五百人死戰遠抗田橫近儕張許而竟失書是則歐史不應削而  
削者而不可謂非削也凡削之大者削其人削其事削之小者削  
其瑣細削其辭句一皆削也他不具論卽以館中所修之史言之  
或削其人或削其事或刪其事或易其辭高郵王氏三世清官不  
登一名周嬰唐甄狂中之文不登一簡豈非削哉一客問曰然則  
有筆乎筆亦不許也史貴三長識居其一有識然後有筆筆也者  
申大義正往失誅奸邪昭法戒不可無也而主者諱之甚至如前  
史宋志唐志微文見義亦不許也盜臣攘竊之謀匿而不舉輔臣

典禮之慢忽而不揚咸豐樞臣疆臣相爲朋比之迹誤國覆軍之實已著之矣夫已氏取而刪之蓋筆亦不許也筆不知筆削不知削是鈔史耳非修史也不智之言易爲鈔胥所悅余故考其崖略以譬之焉

讀孟子

孟子之爲書也以闢楊墨爲功唐韓子尊之皮日休述之迨宋尊者大盛至削荀楊以奉鄒嶧而國朝袁枚之言曰孟何能拒墨墨自若也豈惟墨哉唯楊亦然蓋墨氏崇儉自禹而來近乎佛者也而非佛也楊氏爲我自黃帝而來近乎老莊者也得老莊之微矣自其粗者言之爲我之說行則無昏夜叩人之門戶者矣兼愛之說行則無殺越人於國門之外者矣孟氏不云乎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蓋獨善者爲我也兼善者兼愛也義實相通天下大勢生民日眾窮者恆多達者恆少甘乎其窮從容乎爲我庶幾無心於求達矣彼簡練揣摩出其捭闔縱橫之學以金玉錦繡以干世主而取卿相至於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皆求達者也一旦車裂羣刺求其爲我而不可得若夫墨氏以明鬼薄葬崇儉之說以詔其人無藉乎達而求其兼善其志亦大矣故依其說者至眾夫此氏者何畔乎聖人之道而干明王之誅哉而孟氏顧謹謹然關之以爲功也蓋聖人之道含宏光大天無不覆地無不幬門弟子至三千人聖人沒微言絕大義乖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其上焉者敦詩書說禮樂純乎爲學其下焉者至於堅白異同莫不本乎尼山之教是故聞乎汎愛眾者則曰兼愛聞乎行已有恥者則曰爲

我昔人曰儒有八道之不同也孟子以道性善以稱堯舜以說齊魏亦各行其志也不相謀也毋相尤也又何拒焉明乎周秦之間之載籍者必不河漢斯言

讀孟子二

孔子一車兩馬轍環天下孟子者學孔子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說齊說魏顧其時不同也春秋之世猶秉周禮王道未絕其下有匪風下泉之思其上有西方美人之望子故曰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猶不行孟子之時則戰國矣列強並爭兵連禍結武力相勝權詐相乘王道之說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而猶說於魯滕退而著書七篇宋儒以爲自著之書是已顧讀之不能無疑焉魯自頃公以來弱如小侯昇於三桓之家雖棄臧倉而相

樂正亦何足喜滕截長補短五十里孟子猶以爲善國滕則自知小國也故齊人築薛則恐告以避狄往事古公有岐下之可至也滕文將何之乎尊孟者以爲淮徐千里滕可闢草萊而立國真昧昧也夫差東至於徐故魯有百牢之奉楚摧越滅徐已踞全壤滕之君臣受一塵而爲氓斯可耳若以之成都成聚殆不可也君子之言如響不可罔以非道善國之言其易言乎茲不能無疑焉孟子之言曰善戰者服上刑爭城爭地罪不容於死是以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以行王道使民親其親長其長考之於時則方枘而圓鑿矣夫儒生之學與游士異而旣爲遊士之爲自必言遊士之言遊士之言何言也易言之也危言之也牽合言之也歛動言之也使民執挺以撻秦楚易言之也苟爲不義不奪不饜危言之也好

色好貨之可以王靈沼之可爲明堂之勿毀牽合言之也耕者皆欲耕於野商賈皆欲藏於市歆動言之也且夫兵危事也仲尼之所未學而孟氏易視之謂民親其上斯死其長矣可以制堅甲利兵矣是以不教民戰也吾聞秦圖大行絕韓之上黨上黨之民不甘事秦而歸於趙韓之民非疾視其長上也直不善戰耳使孟子用於齊魏以與白起廉頗之徒遇勝負果何如也茲不能無疑焉孟子之言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何其盛歟然吾嘗讀周秦間書以求楊墨之言不可得也蘭陵漆園大儒也勿論鄒衍騶奭淳于髡之屬不聞爲是言也縱橫家蘇秦范雎蔡澤之流自不爲是言遊客多矣其上者如魯連樂毅其下焉者公孫衍張儀皆不爲楊墨之言也孟子之弟子陳代萬章公

孫丑公都子頗不滿其師說而要丕爲楊墨之言也楊墨之言安歸乎凡人之以言語欺世者不得雄傑閎辯之士無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若僅付之傭保廝養之儻直等諸夏蝸秋蟲可耳庸足拒乎且夫事之可以言拒者皆其易拒者也何以功不在禹下而又許以聖人之徒也茲不能無疑焉讀其書論其世孟氏之教也吾是以論其世而求釋吾疑焉

諸葛瞻傳書後

蜀志諸葛瞻附父傳鄧艾入陰平遣使以瑯琊王誘降瞻怒斬其使督師臨陣及子尙死之宋人張栻論之曰瞻任兼將相不能去黃皓之奸又不能奉身而退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朱子爲之說曰欽夫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責之於瞻不薄矣

愚謂讀書論世當考其是非究其成敗不必參以厚薄必也綜其時之安危事之利鈍身世之疏戚詳考而論定之始可以借鑑而垂法此論古者之通義也古人往矣奚煩爲之決讞注考而况參以厚薄之私哉異哉栻之論瞻也爲去奸耶黃皓之奸陳志不詳未知視宋黃潛善秦檜何如度亦不過會觀龍大淵之流耳此數奸者栻之父子皆儼然與之同列去之否耶退耶更荐之耶栻等宜自知之而乃舉以責瞻瞻之於蜀匪可奉身而退者也一言以爲不智無當也抑責其兵敗耶瞻倉皇受命在敵兵深入之時無大將爲之佐雖有智者莫與謀矣於是拒敵斬使慷慨併命報國甚烈是謂世臣栻不哀其死事之烈而反咎其立朝之不退意者立朝而退者可以掩覆軍殺將之罪也富平符離之事亦有動於

中乎宋人立論輕於以死責人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比其人之能

死又差薄之靳而不予

荆軻書盜岳飛只是粗

夫殉國之與生降

至不類也生降之與賣國又遞劣也比而同之果春秋之義乎哉

莫便於仕宋之官初爲外吏頗知盡職一經論薦百方矯拂被召

可以不出受職可以不赴官又有爲之大書曰某人歷官數十年

在朝不過數十日以斯爲美其於鞠躬盡瘁之義固已遠矣其人

又甚憚死講心學則不死託著蔡則不死盱衡往古忽有人焉斷

脰穴胸一往不顧臭味殊少差也則訾議之而已矣拭之情亦猶

是也吾又怪夫諸葛自有佳傳何取乎拭代之妄作冗贅連牘有

益友者當規其失不必從而爲之辭薄與不薄豈尙論之義哉

王白田集書後

王白田編修修定朱子年譜凡語錄中自相違反者皆刊削之名  
之曰定示有功也然有不及削者三一議祧廟北宋太廟正祀僖  
祖嗣位者太宗子孫也以示宋之天下非太祖所得專也及南渡  
孝宗嗣服則太祖子孫也於是議祧廟祧僖祖而正祀太祖朱子  
獨持異議議不遷議絀退語其人曰爭此坐虛向空之位何爲者  
宗廟議禮大典不應參以堪輿家言如使僖祖不遷不猶是坐虛  
向空乎而又以何爭乎此一也朱子爲浙東漕司劾嚴州守唐仲  
友其疏云仲友動庫錢刻所著書臣向受其一部今附疏繳進夫  
朋友則受之僚屬則却之不大愛憎乎疏上而朝廷淡置之則親  
按嚴州訊其營妓嚴蕊蕊不承刑之蕊泣曰儂雖賤民不敢誣賢  
郡將也乃罷夫大吏彈劾人爲其不肖也其人果不肖歟吾劾之



天下知之足矣何必求事以實之然則無其事卽其言非歟宋之  
轉運提刑均視後世疆吏灌位爲輕而猶如此無責乎後世疆吏  
以愛憎爲黜陟也此又一也朱子爲張浚表墓事至四萬餘言欽  
夫猶以爲歉迨欽夫歿朱子語人曰近看國史魏公事多不實昔  
爲南軒所誤此非長者之言也凡爲人子者狀其親之行莫不增  
美釋回以多爲貴要在秉筆者有以裁之卽如所書刺客一事此  
乃襲取韓魏公之事韓事本在疑信之間元昊不畏韓也金人尤  
不畏張富平敗矣符離又敗使如公等落落數十輩以蒞戎行金  
所樂也何畏而刺之且此非美談也重閉之不戒干擻之不謹環  
衛之不親皆於是乎見之漢文帝謂灞上之軍兒戲其將可得而  
虜也豈美談乎似此轉相附會而猶不審則不審者多矣惟旣落